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一

藏亭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註

皇明

龍猗丁觀重刊

書上

荅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翰曰漢書去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為書

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荅之

子卿足下

良曰子卿蘇武字古人貴呼其字者字所以表德也善曰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

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庶士相與言殿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勤宣令

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向曰令善也 銑曰策立休美暢通

也清時謂清平之時保榮令問之德美通時君之道遇之甚也再言

之者美之甚也幸遇也 善曰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惠

公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小雅曰非分而得謂之幸

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濟曰昔人謂雍門子謂孟常君六臣之所能令悲者遠赴

異國無相見期 善曰相子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子墨晉君

曰先生鼓琴亦能令非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

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

望風懷想能不依依翰曰望風謂遠望也依依愁思也

昔者不遺遠辱還答良曰不遺舊情也陵前與蘇武書武有還答今陵又答

慰誨勤勤有踰骨肉向曰慰勞誨教也 誨謂慰

踰過也 勞誨教也 此耶 善曰孝

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

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翰曰異類不同類於已者 善曰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

異類四方夷狄也 韋鞞 古毛毳 芮幕 莫

以禦風雨銑曰韋鞞 異類四方夷狄也 韋鞞 古毛毳 芮幕 莫

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良曰冰厚故色玄 土地也慘裂寒之

甚也 善曰說文曰慘毒也廣雅曰裂分也 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

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翰曰笳笛之類胡人吹之為曲 善曰杜摯笳賦序曰笳者

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傳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文作笳

吟嘯成羣邊聲四起向曰笳曲馬 晨坐聽

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銑

自嗟而遠呼子卿也聞此之與子別後益復無聊 善曰賈逵 國語注曰

也 武帝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也鯨鯢魚名喻不義以務吞食也 善

曰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

預曰鯨鯢大魚名以喻 身負國恩為世所悲 善曰背恩不

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鄭玄禮記注 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

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 良曰禮義中國 也無知謂匈奴 違棄君親之

恩長為蠻夷之域 良曰域 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

戎狄之族又自悲矣 翰曰陵自傷令為祖父後嗣今乃成

其父當戶也 功大罪小不蒙明察 向曰陵有戰功甚大為

即廣之子 孤負陵心區區之意 銑曰國家孤負其心不

知區區之意見誅母妻 母一念至

忽然忘生 濟曰每念國家不明察陵 陵不難刺亦心以

自明勿粉頸以見 何見 志 良曰難懼也 斷顧國家於我已

矣 翰曰顧念已止也言我雖欲自明念國家於我恩 殺身無益

情止也 善曰王逸注離騷曰已矣絕望之辭也 適足 喻增羞故再

善本無 攘臂及辱輒復苟活 向

攘奮也忍恥辱在匈奴中苟求於活 善曰 左右之人見陵

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眾皆悅之 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

支 令人悲增怛耳 銑曰在陵左右之人見陵憂情如此

也祇辭也怛內悲也 善曰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

爾雅曰怛憂也方言曰怛痛也 知心前書倉卒 忽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 濟

略言之則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 翰曰作

下事也 漢昭帝時而言先謂武帝也絕域 五將失道陵獨遇戰 良

遠國也 善曰先帝謂武帝也

良

善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師向曰

也  
**出大漠**善本作天漢字**之外入疆胡之域**善曰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稱甚美臣瓚按流俗語曰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銑曰匈奴軍有十萬也**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齊曰疲勞倦也新羈之馬謂胡人驅散馬以被之羈以皮給馬頭也**然猶斬將搴旗追**善曰說文曰羈馬絡頭也

**犇逐北**善曰說文曰犇將取賊之旗軍敗曰北賊敗走而陵軍逐之戰勝逐北服虔漢書注曰師敗曰北**滅跡埽塵斬其梟帥**良曰殺敵之易如跡矣梟帥謂賊之勇將而陵軍逐之善**使三軍之士視死**曰張晏漢書注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

**如歸**向曰謂得人心善曰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結軌士不旋踵

**陵也不才希當大任**銑曰希少也善曰呂氏春秋淳于髡曰臣不肖不足以

**意謂此時功難堪矣**濟曰堪勝也言此時功大難可勝比善曰說文作戡戡

**匈奴既敗舉國興師**翰曰匈奴既為陵所敗遂退盡其國中更起大

**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軍以敵陵善曰劉

**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步馬之勢又**

**甚懸絕**良曰陵入匈奴之境則匈奴為主陵為客客且不如王矣陵步卒匈奴馬騎步勢又相懸絕遠也**疲**

**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痛決命爭首**

向曰扶其創乘其痛以少敵眾見傷者多然士卒用命皆扶其創乘其痛爭為先首而戰也善曰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

創者載輦兩創者**死傷積野餘不滿百**銑曰餘兵不滿百人**而皆**

扶病不任干戈

濟曰百人之中扶持創痛不堪戰也

然陵振臂一呼創

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犇走

翰曰虜謂匈奴犇走猶懼威也

兵盡矢

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

故爭為先登

良曰窮亦盡也

尺鐵兵器

向曰徒空也言空首奮擊無復甲冑

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

士為陵飲血

濟曰飲血謂飲泣也燕丹子曰太子歔歔飲淚

善曰血即

單于謂陵

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

陵不得

善本無得字

免耳

濟曰單于將為與陵戰不復可得欲引兵還

匈奴而單于恐漢有伏兵欲引兵還管敢乃言曰必無伏兵唯大將爾匈奴便復與戰陵急乃降遂不免難

善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軍旅候被校尉答之五十乃亡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

陵戰蘭于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

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

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

食僅

其乃得免

翰曰高祖將三十萬眾伐韓王信於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奇計得免如

雲如雨言多善曰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祕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又曰其從如雨何休公羊注曰僅纔也

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

云云

良曰高祖尚如此况當陵者豈容易而致力也

苟怨陵

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

向曰以不死謂不以死力為國也濟曰言陵之不死亦是罪也亦有

所以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

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

善本

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翰曰陵前書云

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明祖考此之是也善曰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真其馬醜虜

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誠以虛死不如立節

滅名不如報德也善曰琴操曰重耳將自殺昔范蠡不

殉會稽之恥曹沫其不死三敗之辱卒子律復句踐

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銑曰范蠡越

伐越越敗王走於會稽山後七年用蠡計遂破吳是復句踐之讎也

殉死也句踐越王名曹沫與齊三戰三敗失其境土後魯與齊盟曹

沫以七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所侵地桓公許之於是遂得其地是

報魯國之羞陵遂心慕此欲為漢報功善曰史記曰吳王發精卒

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句踐令大夫種行成

於吳吳王赦越勾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

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

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

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

與魯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七首劫齊桓公桓公

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何圖志

矣今魯城壞墜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

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濟曰骨肉謂母

書曰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為兵與子善曰漢

以備漢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此陵所以仰天推

直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

臣安得不云爾乎翰曰武與陵書云漢與功臣不薄武昔

蕭樊囚執繫韓彭蒞醢良曰蕭何樊噲韓信彭越皆高祖功

醢編賜諸侯善曰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

多空弃地願令民得入田收藁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

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黨於呂氏

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

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請長

安又曰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

樂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

長安來越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諾既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舍徒

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善本作

傳薛公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說文曰蒞肉醬也晁善本

作

錯受戮周魏見辜

向曰景帝時袁盎譖言誅晁錯也周勃免相國人告其反下獄魏其侯竇嬰坐為灌

夫田蚡事棄市事罪也善曰晁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竇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田蚡不敬遂論嬰弃市

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

銑曰佐命謂佐王命也亞夫周亞夫

曰命名也言其名流播於時代善曰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鵬鳥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行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急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

而受小人之讒

受禍

敗之辱卒

律子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善本有

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

向曰文帝欲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

之乃毀之曰洛陽之人少小初學專欲擅權於是天子疎之木用後出為長沙王太傅梁孝王與周亞夫有隙孝王每朝常言其短景帝欲封皇后兄王信亞夫曰自高祖約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後謝病免竟下獄歐血而死是不展周賈二子遠舉之才以行君代誰不為痛心哉善曰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

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

古身絕域之表

良曰先將軍廣也功績謀略甚大可蓋於天地義勇冠出於三軍之上也翰曰貴臣謂

衛青也廣與青出征匈奴青廣失道廣曰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戰而今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也劉割也絕域遠國表外也善曰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結髮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愠怒引兵出東道或失道後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忽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卻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笑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刀割頸為剄姑



鼎此善本無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善本有歎者也千四百七十六

反此此字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珽之虜遭時善本有歎者也長字

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依死朔北之

野濟曰武奉使入匈奴單車謂眾少萬乘謂兵甲多也虜則匈奴

號也良曰武奉使入匈奴中匈奴有變武曰屈節辱命雖生

何面目以歸漢乃引劍自刺氣絕半日復息匈奴徙武於北海無人

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驩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

武副使張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緹主等死虞常生得

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

自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向曰丁壯

在匈奴中十九年及還白首善曰丁年謂丁壯之年也老母終

漢書曰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鬢髮盡白

堂生妻去室善本作帷字齊曰武奉使既久母死妻嫁也去

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至室謂嫁也終堂謂母亡善曰漢書陵謂武曰陵

陽陵子卿婦年少聞以更嫁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

有也蠻貊亡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

主乎銑曰言匈奴善武志節後得還陵謂足下當享茅

土之薦受千乘之賞翰曰茅土千乘皆謂封諸侯之事也

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胃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

者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向曰無

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良曰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

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濟曰謂帝

貪財巧佞之臣廊廟貴士居處宰官也子尚如此陵善本有復字何望哉且漢

厚誅陵以不死銑曰厚謂誅母也不死謂不為國家盡死節薄賞子以守

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翰曰謂歸於漢也

向曰聽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良曰每內顧雖身辱甚矣而不為悔陵雖孤

恩漢亦負德濟曰力屈而降則孤恩也漢誅陵母亦負德也善曰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戮陵母為負德

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

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銑曰昔人雖有忠心不能列勇

誠儻能安於此事主上豈能眷眷念男兒生以不成名死

則葬蠻夷中誰善本有復字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翰曰

稽顙拜也北闕天子所居也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向曰刀筆之吏獄吏也安

能使其弄文墨於我為辨對之事耶善曰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功臣曰蕭何徒持文墨顯居臣上願足下

勿復望陵良曰勿復望陵歸於漢嗟乎子卿夫復何言濟曰白

子卿也夫復何言謂不復可言此畢竟之辭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

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

幸謝故人斷曰幸猶厚也言永別故人厚謝勤勤之辭也善曰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光上官桀等勉

事聖君足下倘子無恙勿以為念銑曰勉勸以事聖君相勸戒義

翰曰胤子武之子也武在匈奴中胡婦產一子勿以為念言勿憂之善曰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賴皇天之厚德

今還及君之無恙努力自愛善本作愛字善曰時因北風復

惠德音良曰上云人絕路殊故云北風以惠德音謂使我聞道德之聲北風謂南風向北也李陵頓

首

首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

向曰漢書大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也

李陵才器不可誅之後有讒遷與陵善故為游說遂下獄受割刑後為中書令修史記益炮刺史任安字少卿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也善曰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榮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

濟曰太史公遷之父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牛馬之僕蓋自卑之辭善曰太史公遷

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

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

曩者辱書賜

善本作賜書

教以順於接物推

賢進士為務

翰曰曩昔教示也言教示接於人物推讓賢才以進用士子為務謂遷為中書令善曰禮謂曰儒

有推賢而進

意氣勤懇勤懇

善本作勤懇懇字苦本反良曰

也若均至僕不相師而用

善本作用而

流俗人之言僕非

敢如此也

銑曰而如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猶如也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

僕雖疲

善本作罷字

駑

奴亦嘗側聞

長者之遺風矣

向曰疲極也駑鈍馬也自比之鈍馬謙也亦嘗耳聞長者之遺風謂古賢人也側聞謙辭

也善曰列子曰吾側聞之禮記曰與長者坐必異席穢穢惡名也

顧自以為身殘處穢

濟曰殘謂被刑

動而見尤

善曰言舉動必為人所尤過也

獨鬱悒

邑而誰與

善本作與誰

語

翰曰身為殘刑動見猜過本於益而反損既不得志則與

誰語此事鬱悒不通也楚辭曰獨鬱結其誰語

諺曰

銑曰諺言也古

誰為之

孰令聽之

良曰少卿書教遷推賢進士遷意云君非聖明動則有過為誰為之又令誰聽用我也孰誰也善曰誰

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為善當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

復鼓琴 銑曰蓋辭也鍾子期古之知音者伯牙善鼓琴鍾期知

察是無知音使我何為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太山鍾子期曰

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

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

已者容 向曰何則謂自發問上事何則如此也士為知己者

人不知我心不悅我道亦何所為 善曰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

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

者用女為悅已者容吾其報智氏矣 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

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

耳 翰曰大質身也虧缺為被刑也雖才如懷隨侯乏珠卞和之王

耳 行若許由伯夷之貞潔何以為榮足以見天下所笑曰取點污

也由許由也夷伯夷也點辱也 書辭宜答會東從用上

來又迫賤事 濟曰得少卿書詞宜即答為東從天子來故未也

迫於職掌事卑各在一方往前與我書書宜應答但有事故不獲答

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遷為中書令

任職常知中書時偶有賊盜之 相見曰淺卒卒無須更

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 之閒 得竭志意 良曰少卿相見時近卒卒無暇不得與書

卒卒促遽之意也閒隙也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 善本有 迫季

冬 向曰安為戾太子事囚於獄不測謂生死不可知 銑曰近季

冬 冬將刑也如淳曰平居時不肯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

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也 僕又薄 從上 市雍恐卒終不可

為諱 雍紆共反翰曰薄迫也上天子也言又迫從天子將祠祭於

薄迫也迫當從行 善曰 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 門以

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 曉左右 銑曰恐安死未答書是我終身不得申憤懣以曉明少卿

曉左右 左右猶足下也廣雅曰懣悶也楚辭曰惟煩懣以為憂

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

良曰長逝者死也言不答書而少卿死私心之恨無窮也

謂任安恨不見報也

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

向

固陋猶鄙也言今答書略陳固陋之志幸勿以為過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

善本作符字

也善曰符信也

愛施者仁之端也

銑曰端首也

取與者義

之表也

翰曰取謂受惠與謂行德也

恥辱者勇之決也

向曰受恥辱者是勇者之

決性善曰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

立名者行之極也

善曰凡人能立志者行中之最極也

士

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

也

善本作矣字濟曰言君子之德如林之茂盛

故禍莫憐

慘

於欲利悲莫

痛於傷心

良曰多欲而求利者禍必憐痛也唯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可痛者唯傷心之事而

善曰所可憐者

可為悲也

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

銑曰辱先代祖考謂遷被

刑濟曰詬恥也害人之恥者宮刑為大也醜穢也先謂祖也詬音垢應劭曰詬恥也說文詬或作詢火迨反禮記儒行曰妾常以儒相詬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詬尋此二書其訓頗同也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

濟曰遷刑餘之人不足比數非此一代然所從來處乃遠言自古已來

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

翰曰刑餘之人不足比數非此一代然所從來處乃遠言自古已來

有之謂下文也

昔者

善本無者字

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

向曰雍渠闖人載謂同車而行靈公與此闖人同車孔子為次車孔子恥之去衛之陳也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

官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

商鞅因

景監見趙良寒心

良曰商鞅秦相也初因闖豎景監見穆公既得用之後為趙良之說以為恥事寒心

謂愧恥也善曰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

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

同子參

乘素絲變色自古而恥之

向曰同子者謂官者趙談也與遷父同名故易言同子景

帝與之同車素盞變色伏諫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皆天下英俊今漢雖乏人奈何與刀鋸之人同載也絲盞之字也此則自古恥之也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 舍曰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素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 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

賢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 銑曰中才謂常才也事有關於閣人

皆且傷其氣類不同 况慷慨高節之士乎 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

之餘薦天下之 善本無 豪俊哉 良曰刀鋸宮割用刀也餘謂餘生遷歎與官賢

無異奈何得遣進賢士乎薦進也豪俊賢士也 僕賴先人緒 善曰史記履復貂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二心也

業 齊曰先人祖考也緒餘也廣雅曰緒餘也 得待罪輦轂下二

十餘年矣 銑曰常懼不繼先人之業若待罪謹也 所以自惟上之不能

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 翰曰惟思效用與名

也結謂託奉也 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嚴宄

之士 向曰拾國家遺失之事補國家闕亂之職嚴宄之士謂隱逸人也 外之 善本有 不能備

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 搃 旗之功 濟曰斬前敵之將按前敵

之旗搃取也 下之不能積日繁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

族交游光寵 向曰交游朋友也光美寵盛也 四者無一遂苟合取

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 銑曰言上所述四者無一遂苟且合時取容執

事於國無損益之驗可見之志乃如此也言無所堪矣效驗也善

曰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也史記蔡澤曰吳起

言不苟合 嚮 許 者僕亦 善本無 常廁下大夫之列陪

奉 善本無 外廷末議 翰曰嚮者謂前者也謂未刑之時廁間 不以此

陪奉詳官朝堂之餘議也外廷謂朝堂也未餘也臣瓚 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

時引綱維

善本作維綱

盡思慮

良曰不以下大夫之時舉綱維盡思慮以進賢士也引舉也

今已

善本作以字

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闕

吐爾勇之中

句曰虧形為被刑也埽除灑除道也隸僕隸也闕茸小人肖之類闕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闕符劣也呂忱字林曰闕茸

不肖也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

代

善本作世字

之士邪

翰曰伸舉也言我所遭刑餘在小人之中乃欲仰首舉眉論列是非意亦羞之當代之士

謂天下之人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銑曰痛恨之甚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齊曰本末謂終始也言凡事始終之理甚難預明

僕少負

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

良曰遷自言性行不羈不可繫也向曰時無知音故不

知其才乃無善譽善曰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何也主上幸以

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

翰曰先人謂遷父也

故事奏進伎才也周衛謂朝廷也言天子幸以遷父之事繼為太史得進薄才出入朝廷之中服虔曰薄伎薄才也周衛言宿衛周密也

韋昭曰天子有宿衛之官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

向曰戴盆則不見天既為太史欲兼

諸事恐墮先人之業故欲絕諸事以專其職位善曰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一心營職不假修

人事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

肖之才力

銑曰竭盡也不肖謂不才也言欲盡不才之力以成先人之業也善曰禮記曰菜之子不肖應劭風俗

通曰生子不肖父母曰不肖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

齊曰言務一心

專營其職求親愛於天子也媚愛也毛詩曰藹藹多士媚于天子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

夫良曰主上不知此心有信謬言卒見刑割事之始終難明不然者也善曰夫語助也論語子曰有是夫僕與

李陵俱居門下

翰曰謂同為侍中官

素非能相善也趨舍

捨

異路

向曰素心非能與陵相善好趨進退舍各異於路也善曰太公六韜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顏曰趣所向也舍所發

也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

自守奇士銑曰自守奇節之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

義良曰廉清也言清不監取取與必有義也分別有讓恭儉下人翰曰下謂謙卑不爭

常思奮畱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五積六積

也濟曰以身從事曰徇素本也言其意中舊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一國之中推而

為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

斯以奇矣向曰奉天子命出邊不念計生事赴國家之患難此亦以奇節矣善曰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

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今舉事一不當銑曰謂陵事迫降匈奴一不當者也而

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魚列反善本作為孽其短僕

誠私心痛之翰曰朝臣能全養其身保愛妻子不能立適時之功而陵有此一失乃隨後構結以生其短枉加誅

戮誠私心所痛也軀身也媒猶構結也孽生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舉猶行也臣瓚以為媒謂構合會之孽謂生其罪孽也且

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良曰提執也有五千言不滿者痛之甚也深踐戎

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銑曰王庭匈奴廷也垂餌猶送食也胡地出馬故言

橫挑戎馬單于所居之處號曰王庭鳥彊胡仰億萬之師濟曰橫橫行挑也仰謂遠望師衆也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衆挑

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善曰北地高故曰仰當

野王決日所殺過半軍兵少所殺匈奴倍多故曰過當當敵也願虜救死扶傷不

給翰曰言胡虜兵傷死多故其救之扶之不能自濟願野王決日給供給也氈裘善本作旃之君

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翰

其君長震驚恐懼乃盡徵其國內之士舉集善射之人也氈裘言所服用也咸皆怖懼悉盡也左右賢王並匈奴王之號引弓之人善射



之人也旃裘謂匈奴所服也故言旃裘之君善曰漢書曰以一國

匈奴至冒頓最強大置左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良曰匈奴一國兵轉鬪千里良曰轉謂相矢

共攻而圍之良曰匈奴一國兵轉鬪千里良曰轉謂相矢

盡道窮救兵不至銑曰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智

然李善本無陵一呼勞軍士卒善本無無不起濟

士卒傷者為陵無勞無不感而復起戰也躬自流涕沫音血飲泣張空拳

權向曰躬謂李陵之身涕淚也血沾面曰沫淚入口曰飲翰曰張

舉也言矢盡道窮人無尺鐵故猶舉空拳以冒白刃之敵也孟康曰

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此詹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監鐵論

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

事白起雖坑趙卒向使豫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况三十萬

被堅執銳乎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冒

張陵時矢盡故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奇曰拳弩弓也亡北

白刃北嚮許爭死敵者翰曰北嚮謂向賊也爭死敵者謂

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文

壽濟曰言有使報漢謂報剋捷也而羣臣皆喜陵之功故賀天子

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得士死力上甚悅之後數日陵敗書聞向曰聞奏

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翰曰怡大臣憂懼

不知所出銑曰大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

愴怛都悼濟曰憂誠欲效其款款之愚向曰款款勤心

貌絕少分其宋均曰少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善曰孝經援神

則自絕其則分之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

將不能過也翰曰味之甘者絕而不食食之少者身雖陷

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良曰彼觀猶觀

彼也言其意且

欲取得其敵將報漢恩也當敵也張晏曰事已無可奈何其

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沃於天下矣銑曰謂不得已也

陳之而未有路向曰遷心懷此事欲陳適會召問即

意塞睚眦之辭向曰廣猶開也睚眦怒貌善曰言未

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

游說遂下於理良曰猶未能盡明說之而明王不曉察遷意

陵遇戰而貳師無功天子乃以遷誣罔欲沮止貳師以成李陵而為

其游說遂下獄理謂獄官也善曰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

沮貳師而為陵遊說下遷腐刑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官

拳拳

丘之忠終不能自列翰曰拳拳勤誠也列猶分也善曰禮

因為誣上卒從吏議翰曰有司以遷為

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向曰法

交游莫救視善本無左右親近不為一言

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銑曰伍深幽囹圄之中

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

乎濟曰囹李陵既生降頽善本作其家聲而僕又佥

音之蠶室銑曰頽壞也頽壞家聲謂陵祖考皆名將而乃降故

我又次之於此刑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陵降而饋之也頽師古曰

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故言下蠶室衛宏漢儀以為置蠶宮今

人勇切推置蠶室之中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良曰為天下事

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翰曰言此二事難為俗人委曲而

一二謂委曲也僕之先人善本無非有剖符丹書之功向曰

謂遷父也剖符丹書皆漢之符契有功者執之遷言其父無此功也

善曰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訖於是申以丹

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

弄倡優所畜許流俗之所輕也銑曰遷父為太史掌

祝之事為天子所戲弄如倡優女樂所畜以為調戲者故人俗之所

輕也善曰說文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之圍人為優杜預曰俳優

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

以異濟曰遷刑餘雖不死假令受誅死若九牛亡失一毛不減其

蟬也皆蟲之微而世俗又不能與善本作死節者

者故以自喻俗字而世俗善本無又不能與與能死節者

次比善本無次比二字良曰言世人輕我見誅死亦不知君之

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不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

免卒就死耳何也翰曰特獨也免猶脫也卒終也言遷之死

不能自脫終就死耳何素所自樹立使然也甚故假云皆自

也者設疑以發下文也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

鴻毛用之所趣異也銑曰人生必有一死若生不值明君

君臨之以義命則輕如鴻毛故死則一也用之所歸趣殊矣善曰

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

問用之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良曰理義理色

也其次不辱辭令其次屈善本作

體受辱

誣體謂被縲繫

其次易服受辱

向曰易服謂堯畫衣冠罪人服之是也易

服謂著赭衣

其次關木索被

皮

箠楚受辱

箠曰關木杻械索繩也以拘縛之也

箠杖也楚荆也

善曰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捶以杖擊也箠與捶同以之笞人同謂之箠楚箠楚皆杖木之名也

其次

剔

他

毛髮嬰金鐵受辱

濟曰剔毛髮謂髡刑繞金鐵謂鑱也嬰繞也

善曰謂髡鉗也

次毀肌膚斷

短

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

良曰腐刑遷之

所刑也極重也

善曰謂肉刑也蘇林曰官刑腐臭故曰腐刑

傳曰刑不上

市

大夫此言

士節不可不勉勵也

翰曰傳謂禮也刑不上於大夫之任天子必擇賢者使居之天下儀表萬

人法則刑所以禁小人故不上大夫也士君子不可以不勉勵善曰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安社稷也

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

也

銑曰檻圈也穽穿地為坑以取猛獸也搖尾求食謂求矜以自免也遷自喻志節之士為刑所加威力挫折也

善曰周禮注

曰穿地為壘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尚書曰杜乃獲斂乃罪言威為人制約漸積至此

故士善本無有

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

於鮮聲也

銑曰牢獄也勢不可入者謂形勢不可入也吏獄官也不可對者不可辨也此惡苛刻也鮮明也言人當

自決定計度於未萌以免於身不可對於獄吏也巨瓚曰以為患吏刻暴雖以木為吏期於不對此疾苛吏之辭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簿箠幽於

圜牆之中

良曰暴露榜擊也圜牆獄也

善曰廣雅曰榜擊也圜牆獄也周禮曰以圓土教罷民

當

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

七

地視徒隸則正惕息

濟曰徒眾也隸奴也言既被拘繫見眾奴之類則正容厲惕喘息而以求自免何者積畏約之勢也翰曰何為如此者是積累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

畏懼制約之勢使然也

顏耳曷足貴乎

向曰言人拘繫至此而言不足為辱者乃謂強為厚顏何足貴也曷何也

且西

伯伯也拘於姜里

銑曰西伯文王伯長也紂以其賢畏之拘囚於姜里姜里獄名善曰史記曰季歷

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文王也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姜里王制曰九州之

長曰伯注

李斯相也且於

善本作于字

五刑

良曰李斯相秦為趙高譖乃先行劓

墨宮割臚等四刑而後大辟是具五刑也善曰史記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

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屠咸陽漢書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劓

斬左右趾皆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

淮陰王也受械

於陳

濟曰淮陰韓信也高祖初定天下封信為楚王後有告信反者上用陳平計為游雲夢信謁帝帝乃令武士縛信而械之

陳猶徧也言械徧於身也善曰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

因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

夢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陳楚之西界也

械謂桎梏也

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

翰曰彭越梁王高祖將誅陳豨

徵兵於梁越稱病上捕之囚於洛陽張敖嗣父耳為王人告其反捕繫之南面稱孤者皆言為諸侯也抵罪猶伏罪善曰史記曰高祖

立彭越為梁王梁王稱疾上使使捕梁王囚之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敖嗣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

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之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說敖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

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

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反檻車與詣長

安高下獄曰吾屬

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情

七淨切善

為之王不知也

本向曰絳侯周勃也呂后崩諸呂欲危劉氏勃盡誅之立文

室

帝五伯古之齊桓公晉文公之輩言絳侯權勢傾之言盛

於彼也後有告絳侯謀反者遂囚於清室清室囚人所也善曰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後勃被囚已見李陵答

蘇武書漢書音義如淳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

魏其大將也衣赭

善本又關

三木

銑曰魏其實嬰也楮赤色也罪人之服關穿三木謂杻械枷也三木在項及手足也善曰魏其疾已見李陵荅蘇武書

周禮曰上罪梏桎而桎應劭漢書注曰在手曰桎兩手同械曰桎在足曰桎韋昭曰桎兩手合也桎音告桎音拱桎之栗切季

布為朱家鉗奴

濟曰季布任俠有名項籍使為將數窘漢王漢王求之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髡鉗之賣

於朱家也善曰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周

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巨敢進計布許之迺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

之維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許諾侍間果言如朱家事上乃赦布召見謝拜郎中

灌夫受辱於居室

濟曰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之灌夫為丞相所怒乃

縛之以其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居室田蚡所居之室也善曰漢書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為太僕時坐與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徒為

燕相及竇嬰失勢兩人相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安敢以為辭請語魏其侯張

具將軍旦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益牛酒夜酒掃張具自旦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夫不擇夫乃自往迎之蚡尚卧駕往又徐行夫

益怒遂以為為隙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

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盡言曰將軍貴人也卑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

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兒女曹喏耳語蚡謂夫曰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

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背何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摩騎

縛夫置傳舍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

國

向曰此人謂上從西伯下至灌夫九人也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

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

翰曰罔猶法也言不

能引志決列以自裁毀免在於拘執之中此古今一理人亦何在於不辱也塵埃猶拘繫也安何也由此言之勇

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

向曰勇怯彊弱皆形勢也勢彊則勇

形弱則怯此亦人情共所知亦何怪也善曰夫人不能早

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彊弱形也

善本有自字 裁繩墨之外銑曰言不能自裁早至亡以稍陵遲

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濟曰不能

出繩墨而稍遲疑則至鞭杖欲引節既此不亦遠於知幾古人所以重施刑善本有大

夫者殆為此也良曰重猶難也言大夫明於事理夫人善

有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

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翰曰至於感激義理者則

也善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念父母顧妻子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

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向曰言

弟已喪無可念矣視我於妻子如何哉言且勇者不必死節

何足顧也善曰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且勇者不必死節

銑曰勇者不必知義理故不必為人死節善怯夫慕義何

處不勉焉良曰慕分義者雖怯夫必勉力焉善曰言怯夫慕

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

沈溺縲紲善本作之辱哉齊曰縲紲謂拘繫也言我亦識去

業故未能死也孔安國曰縲紲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

況僕之不得已乎翰曰荆揚淮海之間呼奴為臧呼婢為獲

得已言當須自殺也晉灼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為奴隸韋昭曰善人

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揚淮海淮濟之間

罵奴曰獲齊之比鄙燕之比郊凡人男而歸婢謂所以隱忍苟

活函音合善本作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

所不盡鄙陋向曰不藉於生名者糞土中也言不辭糞土沒

世而文采善本作不表於後世也濟曰沒死也死於此代

采事表見也 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古者富貴而

善本有磨善本滅

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

翰曰遷將述史記云古之富貴名皆

磨滅不可勝記而盡述之唯奇才高遠之人乃稱之也

善曰廣雅曰倜儻卓異也

蓋西伯

善本作文拘

而演周易

良曰西伯文王也拘囚也演廣也周易本八卦而文王與紂之事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有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羑音酉蒼頡篇曰演引之也

而作春秋

銑曰孔子厄於陳蔡還作春秋善曰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約魯史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良曰原事懷王遭放逐乃作離騷歌以諷之也善曰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楚懷王左司徒博文強志敏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譏之曰王使屈原為令眾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怒而疎之平病聽之不聰作離騷經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良曰左丘左丘明也失明謂無目也

孫子臚

忍脚兵法修列 濟曰孫臚與龐涓俱學兵法消既事魏使人召臚臚至恐其賢於已則以法

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臚臚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

輜車中主為計謀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秦始皇遷呂不韋於蜀於是著書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名呂氏春秋而代傳讀之言覽者謂八覽善曰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受其厚遇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于金及始皇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良曰左丘左丘明也失明謂無目也

孫子臚

忍脚兵法修列 濟曰孫臚與龐涓俱學兵法消既事魏使人召臚臚至恐其賢於已則以法

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臚臚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

輜車中主為計謀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秦始皇遷呂不韋於蜀於是著書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名呂氏春秋而代傳讀之言覽者謂八覽善曰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受其厚遇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于金及始皇

紀三十餘萬言以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于金及始皇

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于金及始皇

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于金及始皇

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于金及始皇

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于金及始皇

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于金及始皇

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于金及始皇

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于金及始皇

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于金及始皇

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于金及始皇

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于金及始皇

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于金及始皇

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于金及始皇

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于金及始皇

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于金及始皇

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于金及始皇



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嫪毐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也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翰曰韓非入秦為李斯毀之下獄而非先著孤憤說難十餘萬言秦王悅

之此乃書奏秦王後李斯方毀之下獄非囚而後作也遷但取比類以有才不見用而遭刑也善曰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見韓

稍弱以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

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

遺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而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詩三百篇大抵**

音**賢聖**善本作**發憤之所為作也**向曰底致也言詩三百篇此大雅之

致而賢聖發憤之所作也善曰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爾雅曰底致也**此人皆意有所**

善本無**鬱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翰曰述

亡賢愚之事思來者以作戒也善曰言**及**善本作**如左丘**

**無目孫子斷管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

**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濟曰策即兵法也言身遭刑餘不堪為用是垂空文以自見其志也

空文謂文章也善曰自見已情**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濟曰遜

我不順於古人志謙也近自託憤思於不才之辭無能猶不才也善曰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網**

**羅天下放失舊聞**向曰言網羅天下放棄亡失之**略考其**

善本有**事綜其終始**銑曰考量綜理也言所述史記**稽其成**

行字**敗興壞之紀**翰曰稽考壞**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翰曰軒

也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

漢武也

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善本作之際通

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濟曰史記凡一百三十卷 向曰

可以盡天地之際 究盡也謂人事成敗天文地理亦草創未就會遭此禍良曰草創制作會

成遭此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銑曰當被

述作未成故就此刑而無僕誠已善本作著此書藏之善

恨色不然亦自裁而死也名山良曰言當時無聖人可傳之其人通邑大都

作諸責良曰償還也遷恥辱前刑負責於雖萬被戮豈有悔

哉向曰雖萬度被刑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

也銑曰俗人不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銑曰且

知難為言之

之節而為臣下者其地不易居下流至賤左有邪佞多生謗議君則

信也僕以此語善本作僕遇遭善本無此禍翰曰此語忠義之

重逐為鄉黨所戮善本無笑翰曰朝廷以辱笑是一也為

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善本無丘

墓乎雖繁百世垢彌甚耳銑曰垢是以腸一日而

九迴翰曰憂愁迴復於心腸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

不知其所往銑曰忽忽愁亂貌亡失也不知所往憂而心迷也

他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二也庚桑子每念斯恥汗未

嘗不發背霑衣也良曰斯恥身直為閨閣之臣寧

得自引善本有深藏巖穴邪濟曰閨閣臣故且從俗

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濟曰隨時吉凶高下以生也浮吉沈凶俯下仰高也

狂惑謂小人也言將順從與之通游焉善曰鬻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聖人之戒也

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善本有與字僕私心

刺力割繆密救切善本從言乎向曰刺疾也繆誤也與我心疾誤不同也今雖欲自離

琢曼音萬辭以自飾銑曰曼美也如淳注同善曰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辯曼辭高主之節行

無益於俗不信銑曰雖欲自飾其美恐益為人俗所不信也祗善本作適字足取

辱耳良曰耳辭也要召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翰曰遷自言及死後

名譽流於千載也要及也書不能悉意故善本無略陳固陋翰曰固猶

鄙謹再拜

### 報孫會宗書一首

### 楊子幼

濟曰漢書云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也為常侍與太僕戴長樂相失詔免為庶人惲既

失位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惲見廢內懷不服其後有日蝕之變人告

惲驕奢不悔過日蝕之咎此人所致下廷尉按驗又得與會宗書宣帝惡之遂奪斬之善曰漢書

曰揚惲字子幼華陰人以才能稱譽為常侍騎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為庶人惲見已失爵位

遂即歸家閑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誠諫之言大臣

廢湯當杜門惶懼為可伶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乃作此書報之

### 惲材行朽

善本作朽行二字

### 穢文質無所底

音旨銑曰底致也善曰論語日文質

彬彬然後君子包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翰曰先人餘業

謂惲父敞為丞相也常侍散遭遇時變以獲爵位向曰霍

善曰漢書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為平通侯終非

其任卒與禍會良曰非其任者謙也禍會見廢也卒亦終也足下哀其愚

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銑曰蒙暗督正也所不及謂智所不能及善曰爾

然竊恨足下善本有不字深惟其終始而猥

隨俗之毀譽也濟曰惟思也猥猶曲也言其深思事之善注同言

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翰曰謂會宗曲隨毀譽有書見責憚故言鄙陋

愚心以報答此理又如逆會宗指意以憚為文飾其過善曰言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已之過論語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實也

默而息乎善本作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

之義翰曰若默息不言則違孔子各言爾志之義善曰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敢略陳

其愚唯君子察焉向曰君子謂會宗憚家方隆盛時乘朱

輪者十人銑曰謂父敞為丞相也朱輪以丹漆塗車轂十人謂宗族十人乘之也善曰二千石皆得乘朱輪

在列卿爵為通侯去聲摠領從官與良曰通侯諸侯聞政事

也濟曰摠領羣官之長與聞國家政事善曰應劭曰舊曰會徽侯避武帝諱故為通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會

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翰曰建立也言不能有所立明正之道以宣布

又不能與羣僚同心拜力陪輔朝廷之

遺忘音望向曰僚官陪助輔正也言又不與群僚同心拜力助朝廷遺忘闕失之事已負竊位素

殮之責久矣銑曰竊偷也素猶空也言不能宣化輔遺是偷安官位食天子之祿也已負此責久矣善曰

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懷祿貪勢不能自退善曰曾子曰君子不安貴位不懷厚祿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比

闕妻子滿獄良曰變故口語謂見廢也憚禁在北闕不在常禁人所謂帝宮內善曰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

如淳漢書注曰上章者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公車門所在也當此之

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

濟曰夷殺塞止也善曰史記同馬欣謂章邯曰趙高欲

以法誅將軍塞責

豈意

善本無意字

得全

善本有其字

首領復奉先人

之丘墓乎

善曰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

伏惟聖主之恩

不可勝量

音良惟思也

君子遊道樂以忘憂

向曰遊無欲之道善曰史記

曰陳平遊道日廣論語曰樂以忘憂

小人全軀說以忘罪

銑曰軀身也忘罪謂悅樂忘昔日之

罪善曰楚辭曰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兮

竊自思

善本無思字

念過已大矣行已

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

良曰沒終也

是故身率妻子

勦力耕桑

善曰國語曰勦力一心

灌園治產以給公上

濟曰治執作也

公君也以給君上之賦稅謂免官為庶人故也善曰蘇林漢書注曰充縣官之賦歛

不意當復用此

以

善本無以字

為譏議

善本有也字翰曰言不意會宗以治產業起宅室以財自娛為譏謗之議也

夫

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不

善本作弗字

禁

向曰人之情好不可止者故雖

聖人弗可禁也

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

善本有也字

有時而既

銑曰

既盡也言君父至尊然臣親送其終亦已掩壙其哀有時而盡也善曰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書注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

居三月復初

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

善曰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大月伏日也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故改為臘

享羊包羔

斗酒自勞

良曰憚自謂也上言親送其終有時哀盡况我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之至多所勤勞之苦伏臘歲節以勞

宴為樂焉烹煮魚炙也

家本秦也能為秦聲

翰曰謂作樂也秦聲擊缶也

婦

趙女也雅善鼓瑟

善本作琴字

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

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

濟曰缶樂器陶工為之嗚嗚聲也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秦

人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甕扣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聲也

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

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

向曰田作也南山陽地而膏腴以喻其君良曰喻朝政

亂也銑曰一頃百畝也喻百官也其豆莖也言百官無才若豆零落不實空有莖而無益於時用也善曰張晏漢書注曰山高在陽

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

臣贊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其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人生行樂

耳須富貴何時

向曰須待也言國既無道但當行樂欲待富貴職位亦何時也言不可求之

是

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

善本作昂字

頓足起舞

向曰奮舉

也低昂高下也誠淫荒無一

善本無一字

度不知其不可也

銑曰樂之

極也不知此事不可為但適性而已

憚幸有餘力

善本作祿字又有方字

糴賤販貴

逐什一之利

良曰糴其時之賤者乘貴而出之十分中取一分利也販易也善曰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

書大傳曰王者十一而稅此賈豎之事汚辱之處憚親行之

濟曰賈賈賈也豎小人也求利則為汚辱之處

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

慄

翰曰我在下流之中眾人毀聲所歸集不寒而懷戰慄言懼也善曰言處下流為眾惡毀所舉

雖雅知

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

向曰雅知者謂會宗也言曾宗猶復

隨口如風之靡草亦何求稱善之譽也謂曾宗書教其水譽董生

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

善本作

者

有

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

善本有

困乏者

庶人之事也

銑曰董仲舒對策文也求仁義之人以居位常恐不堪化理天下此大夫之意善曰漢書董仲舒

對策曰夫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故道不同不相

為謀

翰曰大夫庶人道不同也我亦與子殊矣

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

制而責僕哉

濟曰謂復為庶人也善曰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

制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

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良曰西河會宗居處也魏文侯所興

作段干木田子方皆清素節槩之人言會宗當得其遺風知去就之分理凜然高遠貌也善曰史記李克謂程璜曰魏成子東得子夏

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頃者足下離舊土善曰謂西河臨安定安

定山谷之間昆戎善本作夷字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

之移人哉向曰昆戎西戎也其人子弟多貪鄙之性如子有節槩清素之風豈能使鄙俗習子之風而移其人心乎

言我志亦不可遷也善曰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儉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言豈隨懷安貪鄙之俗而移人之本性哉

於今乃覩善本作睹字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

旃無多談翰曰勉疆旃之言願子疆為國家之事無多談以憂及我也

### 論盛孝章書一首

### 孔文舉

翰曰是書與魏太祖曹操也會稽典錄云盛憲字孝章會稽人也漢末為吳郡太守

孫策定江東以憲江東首望恐人歸之囚禁欲殺之故融作書論之欲使曹瞞致書於吳以救之書

未致已誅矣初盛憲為臺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荅曰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憲以為

異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外堂見親也善曰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家

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

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犇

魏位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善曰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傳毅詩曰徂年如流甚茲暇日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

向曰公

始滿五十過二謂五十二善曰公謂海內知識零落殆盡

曹操言公年始滿五十融過於二歲也

銑曰零落死也殆近也 **惟** 善本有字 **會稽盛孝章尚在** 善本作其

**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 良曰孫氏謂策也孥子也湮沒謂喪亡也善曰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爾妻孥孔安國尚書大傳曰孥子也 **單子獨立** 濟曰無右臂曰子言無援助如無右臂 **孤**

**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 善本無復字 **永**

**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不能救**

**則相公恥之** 翰曰齊相公也時相公為諸侯長故有相滅亡者必救之不救則恥弱也言曹公雄霸比於桓

公欲使救盛憲於吳故去此善曰公羊傳曰邢亡孰亡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狄滅之為相公諱也曷為為相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恥之 **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

**談士依以揚聲** 向曰孝章好士故天下談文史之士皆依倚孝章以發揚美聲 **而身不**

**免於幽執** 善本作繫字 **命不期於旦夕** 銑曰幽執囚也不期是朝夕言欲將見殺也

善本無是字 **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

**交也** 良曰吾祖謂孔子駟是二十一代孫孔子所云損者三友朱穆著絕交論譏時人澆薄於交道也言今孝章有此困厄若不救之是無損益之友而有澆薄之譏善曰論語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吾祖即謂孔子也漢書曰朱穆感世澆薄莫尚敦厚著絕交論以矯之 **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 濟曰一介謂單使也

長八寸曰咫言加短書以言之則可不假多善曰左氏傳晉行人子負對鄭王子伯駟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 **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 善本作矣字向曰

可政可至弘大 **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乎** 皮柄切善本從言 **孝**

**章** 翰曰平議也言譏議孝章得失也 **孝章要一為有天下大名九牧**

**之人所共稱歎** 銑曰要盛也九牧九州也孝章雖為少年謗議然盛為有天下大賢之名九州牧伯皆共

稱歎善曰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貢金九牧孫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紂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 **燕君市**

文選平聲

廿

廿

廿

廿



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良曰

昔者燕君好千里馬以千金市之三年不得或人曰請以三月得之而駿馬死矣此人以五百金市骨而還君大怒其目妄費金也其人

曰且駿馬之骨君猶市之天下必知君之好馬後必有馬自至者後一年果至此則非欲騁道里蓋欲以招遠近之駿足也言孝章縱非

賢良可收天下名望以救之必知公好賢賢人必至而用之善曰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

得於是遣使者齎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

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

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况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其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焉

公臣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善本無術

實須得賢向曰正猶繼也言漢室危亂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位而繼之繼之之術實須得賢人而共佐成之

珠玉無蹊胡定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

有足乎銑曰蹊足也珠玉遠在深山廣海且無足而至者時君好之故也况賢人者有足而君王好之而不來者乎善曰

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昭王築臺

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王之

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

翰曰燕昭王卑辭厚幣以招賢人郭隗說曰大王必欲得賢者至先從隗始王乃為之築臺以師事之是發明主之至心也於是樂毅劇

辛鄒衍等至乃破齊國威震誅戾善曰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國

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至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

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嚮善本作使郭隗倒

懸而王不解居蟹臨溺善本作而王不拯則士亦

將高翔遠引以莫有北首音燕路者矣濟曰向若

雖如倒懸之急而王不為解急臨在沈溺又不拯濟則賢士亦將以遠去無有北向燕路者賴王賢明好賢之至乃得群賢也引去首向

也善曰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燕虐其人而王征之人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字善本有有云

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善本無也字銑曰稱引謂稱引古義自曹公所知而我復云曹公崇厚

招賢之義也篤厚也斯義招賢之義因表不悉良曰言因孝章以表見此志不盡所懷也悉盡也

###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二首

朱叔元翰曰范曄後漢書云朱浮字叔元沛國人也初光武拜為大將軍幽州牧而王莽時

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倉廩給其妻子漢陽太守彭寵聞之大怒以兵攻浮浮作此書貴寵

後為大司空坐事賜死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出但為大司馬主

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勵正風迹收士心辟召州

中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

陽太守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實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慎善本作順字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

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

也向曰京城太叔鄭武公少子也武公夫人姜氏愛太叔而惡長子莊公及武公薨莊公即位姜氏請京城使少子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驕奢不知足且無賢輔乃將欲與姜氏期襲莊公而代

之莊公遂伐之太叔出奔是自棄於鄭也京城地名太叔号也善曰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

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

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

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

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人善本作民字親職

**愛惜倉庫**

銑曰伯通彭寵字名字謂聲譽也典郡謂太守也佐命佐天子命也善曰名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曰

陳遵劉竦俱著名字佐命已見上文

**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

**者皆為國耳**

翰曰秉執也善曰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者此亦權時救急也**即疑浮相**

**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

善本作滅族**之計乎**良曰言

以引置王莽故使而有異心欲以此相譖於主上何朝廷之於不詣天子闕下自陳說所由起兵作逆為誅夷之事

**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

**之寄情同子孫之親**

翰曰朝廷天子也柱石如屋下柱石然受重寄之義善曰蔡邕獨斷云

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廷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

**匹夫媵**

以母尚能致

**命一殮**

向曰匹夫媵母皆卑賤無識之人言此無識之人有感一殮之惠尚能致死命以報惠也善曰左氏宣公二年傳

曰初趙宣子斂于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矣請以遺使盡之而為

之簞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靈公比以趙盾驪諫伏甲將攻殺之靈輒乃倒戰以御之文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食以餽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出君曰以一杯羹而亡國以一食而獲二死士媵母未詳**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

**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

銑曰言寵身帶三官絀綬服飾也大邦漁陽也

良曰言匹夫之類尚感恩惠而寵受天子厚恩深義心生背叛也善曰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曄後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比州承制得專拜二十石以下鴻至薊以寵卿問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此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  
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拜起何以為容**濟曰言其不顧恩義而為背叛**坐卧念**  
**之何以為心**翰曰言豈不內愧也**引鏡窺影**善本作景字**何施眉目**  
向曰窺見影也言其引鏡見影豈不取哉**舉措**善本作厝字**建功何以為人**銑曰舉措猶進

退也建立也言進退自思受王厚恩乃惜乎棄休令之嘉

欲立功自建何以爲人生於天地間也名造梟堯鴟夷之逆謀良曰休美令善嘉順也梟鴟不孝

也招破敗捐傳葉之慶祚良曰言光武封寵爲建恐侯

之重災翰曰謂謀逆必見破敗也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

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向曰言寵爲叛逆常高論堯舜之美

道而不弃桀紂之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惡性故生死可哀

國恩銑曰上谷太守耿向字俠游與寵俱起義兵佐光武之命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况亦

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俠游謙讓歸世祖又曰况字俠遊善本作讓字屢有降挹之

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良曰降挹臣伏也而伯通心懷不義自矜恃其

功以爲高於天下也自矜功曰伐善曰蒼頡篇曰挹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自矜功曰伐往時遼東有豕

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

慙而還若以予之功善本有論於朝廷則爲遼東

豕也向曰遼東人以白頭豕爲奇異獻之天子翰曰言寵自矜

之豕自以爲異善曰白頭豕未詳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向曰時伯通自魏國

六國之時善曰張晏漢書注曰齊燕楚韓趙魏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

千里勝兵將百萬銑曰廓開也勝疆也將猶近有也故能據國相持

多歷年所良曰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濟曰幾者假設問辭

言今天下廣於六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翰

國時而爲一家區區小貌結怨天子謂怨光武不以故舊禮接之而以羣臣禮待故

怨此而反善曰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司馬子反謂楚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此猶河濱之人民善本作捧土以塞孟津多

見其不知量也

向曰孟津河流也以一捧之土塞之難矣而人多見此人不知事宜不量其力亦如寵以

一小郡欲結怨以敵天下之心也

善曰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

見其不知量也 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

樂各立名於世

銑曰不肖愚也皆歡樂而立忠義之名於時也世謂時者也

而伯通

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

良曰言寵之叛逆如病者中風而徒狂走無所成事終自弃死不見

漢之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

濟曰寵常與妻度計

軍國事諛虛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爲人所奏而弃此去寵

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

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監

作監

戒豈不誤哉

翰曰寵爲叛逆必見誅戮則爲同時立功之臣指之以爲見惡而戒身也實爲設哉鑒見

也善曰或本云永爲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一句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

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

向曰言光武不計私

懼誅疑而不改逆歸順也

願留意顧老母幼

善本作弟

銑曰若叛逆見誅必害老

母幼弟願留意改節以顧母弟

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

良曰不義而死於親厚故

痛而爲見讎者所快

濟曰後見誅斬爲讎者所快也善

等三人勸寵取寐共縛著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晨夜後解

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善曰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

向曰曹洪字子廉文帝從父琳爲之作書報文帝文帝觀其辭知琳所爲善曰陳

琳集曰琳爲曹洪與文帝牋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

其辭如陳琳所叙爲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善本作侈字意奢說

事頗過古其實翰曰破賊情喜故奢侈說事得九月二

十日書善曰得文帝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

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良曰言琳公事多念欲遠以為

歡故自竭老夫之思銑曰曹洪不工為文辭多令人所歡弄故云自竭其思念使文帝為歡也

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辭多不可一二粗祖舉大綱以當

談笑濟曰一二委曲也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

不及也向曰漢中謂蜀也四嶽四方之嶽三塗山名善曰左氏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

善本作人字揮戟萬人善本作夫字不得進翰曰彼謂蜀山善曰漢書朱買臣曰一人守險千

人不得上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犇兕之觸

魯網未足以喻其易銑曰駭驚也鯨大魚也長千里細網魚網也魯網細網也言我軍過

彼險固若大魚之破密網奔兕之觸細網其破甚易猶未足為喻言更易也兕猛獸也善曰漢書韓安國曰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網

音義曰編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雖云王者之師有征

無戰濟曰天子之兵有征伐而罪者不敢拒戰也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之敢校不

義而疆其古今善本作人字常有良曰不義謂逆也言逆臣

謂趙孟曰不義而強其弊必速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翰曰猾亂也夏謂

舜典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

其難也翰曰言夷狄大國之讎敵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書六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為詩書所歎載也皆謂其

難敵也善注同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

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

銑曰察蜀之地勢言中庸處之近難以急取也殆近也倉

卒謂急速也善曰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者莫不傷氣

來命陳彼妖惑

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

向曰來命謂文帝書陳被賊妖惑之

罪曠蕩威大也豈不信然謂豈不如此也善曰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蠱惑之政天兵神拊師徒無暴樵牧不臨

是

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弊

婢袂反良曰夏殷桀紂也無道所以喪亡苗有苗不歸

舜舜命禹討之扈有扈氏威侮五行並為暴亂故以見弊斃死也善曰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率汝徂征又曰啓與有扈戰于甘

野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

翰曰有道則勝無道則敗克勝也

不

然商周何以不敵哉

濟曰商紂也周武王也言若非有道也蓋為紂無道故然善曰左氏傳闡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

昔鬼方聾昧崇

虐

善本

作虎

讒凶愆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

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

音孟津有再駕

之後

向曰鬼方匈奴也聾昧言其自不分別是非也崇侯武紂之臣好讒邪也殷辛紂也此三者皆下等也科等也高宗伐於

鬼方三年乃克文王伐崇侯武且還修德武王伐紂至于孟津而還歸是再駕役難也善曰三科之中此等為下科周易曰高宗之伐

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脩德復伐之因壘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

克殷又曰一月

然後殪

音

戎勝殷有此武功焉

善本

字銑曰殪一也言武王既退盟津之師然後一服戎衣而勝殷紂成此武功也善曰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未

善本作

有星流景集颶奮

善本作

霆擊長驅山河朝

至暮春捷若今者焉

善本作也字良曰焉何也星流景集颶舉霆擊言疾速也古之聖賢皆積年歲以克

敵何有疾速長驅山河之間朝至暮春勝若今日之盛威也景日影颶風奮舉捷勝也善曰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

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

翰曰彼謂張魯也逮及也有德則全無道則滅由此見之則張魯固不及下愚之人則又知中才守險不如此則明矣不然猶不如此也善曰彼張魯也下愚指鬼方等

**在中才則謂不然**善曰若中才守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整尾而猶無所救

**竊又疑焉**向曰來示謂來書也稔積也孫孫武田田單墨墨程

牛之智墨翟妙巧之道禽滑釐之辯無所救之又將疑此理為不然也善曰文帝答曹洪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屬莽縱使宋翟妙

機械之巧田單騁犇牛之詐何者濟曰自發問上文古之用

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

去武王還師銑曰三仁謂殷三人微子箕子比干是也武王欲

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兵於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

也乃還師聞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宮奇在虞晉不加戎銑曰

奇虞之賢臣晉欲伐虞以宮之奇在朝而不加兵善曰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不再舉矣季良善本猶

在疆楚挫謀銑曰季良隨賢臣也楚將伐隨知季良在而不為

董成鬪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

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弃小國小國離

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既至眾賢牛牯絀律三

日李梁在何益注曰季梁隋賢臣也

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韓曰暨至也眾賢

奇季良也三國謂殷虞隨也及至此三國不用此眾賢之謀韓且

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

不可入向曰公輸子為雲梯將以攻宋墨翟問之乃往解衣帶繞

入言其有道而妙也縈繞垣城也械戰軍器名善曰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



之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美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

**若乃距陽平據石門**  
善曰周地圖記曰襄谷西有古陽平關劉淵林蜀都賦注曰石門在漢中之西  
**門**  
向曰陽平古關名石門古鎮名並在蜀

**善曰周地圖記曰襄谷西有古陽平關**  
**西據八陣之列**  
向曰據布陣謂孫吳兵法善曰雜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騁

**牡陣四曰牝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鴈行陣**  
**騁**

**牛犇牛之權**  
向曰田單守即墨城為燕軍所攻單乃率城牛千餘牛尾火燒之鑿城為穴夜縱牛出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驚痛而怒犇突燕軍燕人驚亂死傷無數善曰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

**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執熱怒而犇燕軍**  
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犇走齊人追亡逐北所

**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楚襄王於莒**

**焉**  
乾一**肯土崩魚爛哉**  
向曰言張魯若距閬鎮後用孫吳之法以布行列又用田單之權智何肯

**潰敗也土崩魚爛謂潰敗也**  
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魚爛而亡何休注曰魚爛自

**內發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

**樂毅已拔即墨矣**  
濟曰設今據守之人無有巧拙不由賢愚則其攻城者皆可攀附而上之則公輸已

**於即墨矣即墨城名**  
上於宋城樂毅已拔齊  
**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

**老夫不敏未之前聞**  
向曰不敏猶不達也文帝言用賢智不救無道之國我未之聞於前古也

**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  
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  
**蓋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

**一侯反翰曰高唐齊邑也善歌者綿駒居是焉而齊右之人皆善為**  
歌者言風俗滌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沂今云過故高唐效王豹之謳

**唐而齊右善歌按此文當過高唐者效綿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誤游**

**唯**  
息**渙者學藻績之綵**  
翰曰唯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績錦綺有游於此者亦將學其風

**唯**  
息**渙者學藻績之綵**  
翰曰唯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績錦綺有游於此者亦將學其風

**唯**  
息**渙者學藻績之綵**  
翰曰唯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績錦綺有游於此者亦將學其風

**唯**  
息**渙者學藻績之綵**  
翰曰唯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績錦綺有游於此者亦將學其風

**唯**  
息**渙者學藻績之綵**  
翰曰唯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績錦綺有游於此者亦將學其風

土所為也。善曰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唯水經其北。傳云。間  
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散。絺繡。日月華蟲。以奉于宗廟。御服焉。間

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之善本無遺風。有子勝斐

然之志。翰曰我近自入益部。乃亦仰司馬長卿揚雄至褒之遺風。將述文辭也。間猶近也。子勝猶小子也。斐然。彊進之貌。

善曰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也。墨子曰。二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  
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設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

論語曰。吾黨之小。故頗奮。又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

家丘。謂為倩。靖人。是何言歟。賦曰頗少奮發也。他日謂

孔丘。聖人。乃云我東家丘者。吾知之矣。言輕孔丘也。言汝輕我。如家  
丘。謂我文辭。皆清人所作。是何言歟。怪辭也。善曰。邴原別傳曰。原

遊學諸孫。菘菘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  
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夫駮。綠。驥

垂耳於善本有垆牧。鴻雀戢翼於汗音池。良

駮。驥良馬也。垂耳。謂未效用其力。故耳垂也。垆。牧。野外也。鴻雀。大鳥  
也。戢。斂也。汗池。小水也。善曰。弟屈原曰。驥垂兩耳。服鹽車。爾雅曰。

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垆。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在  
野。為在梁。戢。其左翼。列子。揚朱謂梁王曰。鴻鴈高飛。不集汗池。裴

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廢之下。乘也。齊曰

也。廢。育馬所。善曰。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  
借道呼公曰。此晉國之寶也。荀息曰。取之中廢置之。外廢。及其

善本無。整。蘭筋。揮勁。翻。向曰。蘭筋。馬筋節。堅者。千里足也。

其字。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陵厲。清浮。顧眄。善本作千里豈

井字。蘭筋。筋。豎者。千里。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補哉。向曰。厲高

浮鴻也。顧。眄。千里馬也。言此亦可謂高飛遠逝。豈可借翰於六駮之  
駮乎。晨風。鷓鴣也。六駮。馬名。善曰。爾雅曰。晨風。鷓鴣也。毛詩曰。隰有六

駮。毛。長曰。駮。如。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噓。其也。洪白。翰

馬。偃牙。食虎豹。丘虛。噓。笑也。善曰。孟康。漢書注曰。丘。空也。此雖假孔子名。而實以  
空為戲也。或無丘言二字。漢書曰。趙季。諸侍中。皆談笑大噓。說文曰。

笑也。大。笑也。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一

藏亭



